

書香處處



連達傑主編

《走在宣教最前線——多角度思考差傳工作》。香港浸信會出版社，2010。

李朋

從宣教最前線思考宣教工作

本書是以林首光、陳惠雪、鄺振華等多名作者所寫的宣教文章為主體，由連達傑牧師來編纂的一本書，內容廣泛，除了包括聖經真理以外，還包含不同宗教與基督教的分別，以及在這亂世當中作為宣教人可以做些什麼。

同時作者們講了很多宣教的前輩典範，讓人去思考和學習。看著這些宣教士的經歷，的確深深的打動人心，不但讓我思考我的人生目的和意義，也讓我重新思考從主得到的呼召。

我一直對西藏宣教有著情獨鐘的熱誠，但是一直還沒有多走一步；神給我最清楚的呼召不是宣教，是作幫助的工作。今天思想上帝一路的帶領，也很感恩，雖然上帝沒有帶領我去宣教，但是上帝也帶領我走到很遠的工場，看到、學習了很多，並且心胸、眼界都被拓展打開。

像這本書所提到的跨越文化宣教一些內容，真的在我的經歷中常常遇到，比如學習語言、閒話家常、學習文化、學習愛人、學習放下等，這些在四處行走時

就會經歷和遭逢，畢竟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。當然跨文化的文化所指的應該是異文化，比如印尼相對於中國而言就是異文化。

到了異文化的土地，的確語言總是第一關，這方面我總是不太好，不上不下，不能達到應用自如。故此，深深為那些走在宣教最前線的宣教士感恩，願上帝不斷興起神的僕人們，剛強勇敢地的為神做大事，阿們！

在信仰的旅程中，我曾經讀過《陝西羚蹤》，裏面講挪威女宣教士司務道在陝西商縣的宣教歷程，用語很樸素，但是對我的感觸卻極深厚。雖然她是到了異文化的中國傳福音，但是從我開始認識宣教士的工作開始，我就沒有覺得到異文化那裏有什麼區別。恐怕是我小看了文化之間的差異造成的難處。這方面我在印尼學習的時候，曾經經歷了一些。

我記得在一個教會實習的時候，那個教會的司機是穆斯林，為人和善，也曾邀請我們去他家裏小坐。我當時對於穆斯林的崇拜方式很感興趣，想要多瞭解一下。有一次探訪歸來，我在車上就談到了自己想去清真寺看看的想法。沒想到一車的印尼同工都緊張起來。我注意到他們的氣氛有點不對勁，大家都不說話，我就意識到恐怕我不小心又闖入了一個誤區，就趕緊解釋說，有什麼不對的，請他們直言。他們就跟我講起，原來伊斯蘭的宣傳也是很厲害的，如果我們一個基督教傳道人進入清真寺的話，不管你是不是只是去看看，他們都會迅速報導宣傳說，基督教的傳道人某某已經信了伊斯蘭教了，讓教會蒙羞。我聽到這樣的消息以後，自然就算了。（不過，去年我走訪學生的時候，經過銀川，適逢穆斯林新年，我就隨著人群去參觀了清真寺，對於裏面的設施和禮拜也就清楚了很多。）

文化造成的障礙不僅僅是彼此的理解很難達成，需要真誠的心，還有很多的習俗，常常造成交流障礙。我記得在印尼的時候，我常常要週末去雅加達一間教

會實習，有時學校的車會順路載我。司機是穆斯林，我觀察到一般時，坐車的人會給司機在半途買個飲料什麼的。我的印尼語所知有限，僅僅能說幾個字，所以在路上我基本上沒有和他交談，但他也很開心，似乎與我沒有太多障礙。我以為我掌握了與這位司機相交的方式，待到另外一個男同學恰巧需要坐這個車的時候，我就告訴了他。沒想到這次司機很快就到唐老師那裏告狀，說這次旅行把他嚇得要死，因為這個男同學一句話都不說，讓他分外緊張。其實這個男同學不是不說話，是什麼話都不會說，不管是印尼語還是英語，他都不懂分毫。我聽了以後反思了很久，摸不著門路，不知道原因。因為就是學校的門衛，他們也都是穆斯林，也都對我很好。我也不覺得是自己英語或者印尼語好的原因。

等我有一次鬧笑話時，我才略略猜到一些原因。那時我剛剛學了一點印尼語，剛好一個印尼老師坐在我的那張桌子上體驗我們學生生活，我就用自己笨拙的印尼語跟他講了一句。他當時笑了起來，用英語告訴我，我那句印尼語還有另外一個意思，當時我聽了嚇了一跳。因為兩個意思截然不同。但是我看到那些印尼學生都笑了。我明白他們雖然知道我的言語的問題，但是看到了我的努力，所以在言語之外理解和接納了我。我想那個司機應該也是這個原因。因為我有另外一個同學，印尼語很差，英語很棒。但是她為了能夠讓司機覺得舒服一點，總是儘量找一些印尼語來說話，不行的時候再用英語補充，雖然整個旅程弄得她非常忙碌，但是很顯然那司機也領會了。

在中國北方的習俗中，不善言談通常被認為是良善的一個表現，但是對於穆斯林來說，看來是完全不同。他們對於一個不善言談，又不努力言談的人，很可能把他看成一個恐怖分子般。

宣教是一件很要緊的工作，也是一件幸福指數非常高的工作，如果一個人真

的有這樣的機會，其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個人了（那個人會是我嗎）。我很羨慕，也很渴慕書中的宣教士。願主興起更多有宣教負擔，有此能力的人去為主奪得更多靈魂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 第 50 期 2017 年 10 月號

(蒙作者供稿，謹此致謝！)